

謝謝李老師。諸位傳統文化同道，大家吉祥。

今天首先感謝我們李老師的祝福，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，闔家平安，社會、國家愈來愈安定昌盛。尤其文化是民族的靈魂，希望中華文明可以光照整個世界，讓所有人類的文明都能夠再上一層樓。因為我們中華文明的特色兼容並蓄，跟其他文明一接觸互相促進、互相提升。佛法是印度的，但是到了神州大地反而讓佛法更大放異彩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整個佛法也都融入了中華文明之中。

而我們在佛誕日、在母親節一起來學習中華文化，意義還是很深遠。尤其師長有講道，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，學道就要學老子，學儒就要學孔子，這句教導相當重要。因為母親（今天是母親節）是能生，她可以化育生命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母親給我們的。師長這裡提到學佛要學釋迦牟尼佛，他是本師，根本的老師。假如我們不認識他，可能會學錯，學得很認真、很精進，但是愈學愈分別、愈學愈執著。因為佛門的根源是釋迦牟尼佛，他是根本的老師。他又提醒我們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，恆河的沙像麵粉一樣細，恆河沙有多少！我們得要了解釋迦牟尼佛在講什麼，他在表演什麼，後世跟他老人家所說所做不相應，這不能跟隨。不然「一盲引眾盲」，自己本來就沒有覺悟，還要好為人師，帶一堆人「相牽入火坑」。佛家講人身難得，正法難聞，這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因緣，我們得要好好護念好自己的因緣、自己的法身慧命。

就像我們舉例，釋迦牟尼佛講經不中斷，他以講經來度化眾生，他不以神通度眾生，這一點就很關鍵。在末法，很多人為了名聞

利養都會弄一些鬼通，神通不多了，鬼通多，那我們就很容易覺得好驚奇、好厲害。佛在世的時候，就有弟子現神通被佛呵斥。在末法當中這個判斷力是很重要，不然很容易遇到惡緣被誤導。再來，佛菩薩同體大悲，現在很多邪的宗教會威脅你，你不信你就會下地獄，你離開我這個地方你災難就要現前，佛菩薩不會威脅人。再來，都是有師承的，他不會突然開悟。六祖大師講，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了。威音王佛那是很久很久以前，現在是沒有無師自通的，都要有老師的教導。

我們現在人太容易標新立異，好奇心很重，好像很special、很特別的我們就被他吸引了。甚至於我們會被邪師吸引是我們的內心裡面有急於求成之心，才會跟他相應，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把責任推到邪師上面去。就好像現在詐騙很厲害，有些案例是因為他的善良被欺騙了，但有些很可能我們的內心也有產生貪心，才會讓他得逞。「凡為外所勝者，皆內不足」，我們會被外界境界所干擾、所誘惑、所動心，很可能是我們的內正氣不足，《黃帝內經》有說：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」「凡為邪所奪者，皆正不足」，老祖宗留給我們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還是很有道理的。我們在跟大家交流到修學的觀念和態度，其中有一條「聖教是內學」，要反求諸己我們才能經一事長一智。假如都是推給別人，不只不能長一智，長了很多怨天尤人的態度。

師長的教誨，成德感覺他老人家輕輕的講，我們要重重的聽，要以根本的老師為標準。我們學儒就要學孔老夫子，所以我們不能不認識孔老夫子所講的，甚至於他給我們所表演的。而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儒家、道家的基礎之上，這三個文明交融在一起。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沒有基礎。沒有基礎會學成愈學愈分別、愈學愈執著，甚至於沒有辦法被社會大眾所認同，覺得這些

人學執著、學迷信了。

我們冷靜來看看，印光大師，那是三百年來第一高僧，我們觀察一下，他老人家來教化大眾，他是怎麼做的？他老人家提到了，「家庭教育，因果報應，乃現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極要務」，最重要的事情，「若不從此著手，則凡所措置，皆屬枝末」，不從家庭教育、因果報應來教化，向大眾宣講，所有的作為都是捨本逐末。家庭教育忽略了，不信因果了，他假如再學大乘，那會學成什麼樣子？會狂，狂慧都有可能。印祖講，「皆可偽為」，偽是虛，虛偽。你不從這些根本強調起，大經大論、談玄說妙就有可能是為了搞名聞利養。《楞嚴經》有一句很重要的話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教化一定是契理還要契機，應機說法，現在的大眾根機是什麼狀況。我們聽印祖的教誨，他老人家講的時候離我們已經九十年了，那時候人的根性受到整個文化影響的基礎都比我們多得多，所以孔子這句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在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。今天要跟大家談的其中有一點就是重實質不重形式，其中實質就是我們能不能把根本找到，君子務本。

印祖談道：「天下治亂之本，在於匹夫匹婦之能盡倫盡分與否」。我們每一個佛弟子甚至於社會大眾能不能盡好本分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師長老人家是大乘佛法的高僧，弘大乘佛法的高僧，特別在聯合國有一次專題演講，題目定了，「子不教，人心壞了；家不齊，社會亂了」，這兩句話師長很懇切的在聯合國會議發表。我們現在不是學知識背很多，是不是我們所學的每一句我們都能把它放在心上？讀書貴在變化氣質，讀書為什麼能變化氣質？因為書中的道理我們真的有把它放在心上。比方「子不教，人心壞了」，我們真的把這一句放在心上，這個家庭就會把教育孩子排在第一位。至要無如教子，一個家庭最重要的哪一件事？把下一代教好。不

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這個無後不是說沒有孩子，是沒有真正有德行的下一代，假如孩子沒德行，那可能幾代的家業都被他敗光。成家猶如針挑土，幾代人省吃儉用才成就的家業，成家猶如針挑土；敗家猶如水推沙，好不容易堆起來一點家業，敗家就像海浪一拍全沒了，瞬間就沒了。

我那天跟一個企業家在談話，我說三代人積的財富他一夜之間把它賭了，就沒了，甚至還負債。結果這個企業家馬上說，哪個朋友，姓什麼，他們家就是這樣，去了美國賭城就搞成這樣。我們當父母的高瞻遠矚，尤其現在的社會誘惑那是比以前厲害，我們的孩子以後頂不頂得住，最重要現在要把他做人做事根基扎下去。我們閩南話說，「樹頭倚予在，毋驚樹尾做風颱」。大家聽我念閩南話不要排斥，為什麼？因為閩南話是古語，大家念唐詩要懂得古語，古語有平上去入，入聲字是短促急收藏，才能讀出那個韻味出來，現在我們普通話是沒有入聲字的。大家聽我念閩南話有沒有感覺念著念著就會晃起來，搖頭晃腦，它都有押韻的，念快了就像唱歌一樣。所以常常念詩有韻味抒發情緒，搖著搖著不容易得憂鬱症。我們現在憂鬱症那麼多，一百年前很少聽到這個詞，可能那時候那個詞還不見得有。

現在很多病是結果，我們得把原因搞清楚。現在人太壓抑，有個詞叫「都市叢林」，大家聽過這個詞嗎？你看那高樓大廈，你把窗戶一打開看不到樹，看到的都是一間一間大樓。人跟天地尤其跟地都隔開來了，也沒有踩在黃土地上過，每天又吸收那麼多電子產品電子的能量，又沒有把這些負面的能量放到大地裡面去。現在春天來了，春天主生長，要抒發抒發，帶孩子到大自然去走走，去放電一下，負面的能量把它放掉。我們離開大地母親太久了，大地是母親，能生，給我們很多愛、很多安慰，結果住在都市叢林這些太

缺乏了。

剛剛我們這句閩南話講的，樹根扎得很深，不怕大風來吹，哪怕是颱風來了也不用擔心。當父母的人考慮深遠，要考慮到孩子未來面對哪些環境。我們學傳統文化要君子務本，要看得到的什麼是根本。印光祖師講，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」。這句話我們把它放在心上，天下的安危根本在哪？根本在我們的修身。尤其是當父母者的修身，對孩子的影響非常大，母親的影響更大，胎教、三歲以前的教育，母親最重要。印光祖師強調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，所以教女兒比教兒子更重要。

我們已經成家的修行人最大的功德就是把孩子教好，他能去愛多少人，他能去成多少事，誰記頭功？他的父母。我們在家修學的人最大的罪過是什麼？沒有把自己的孩子教好，他會傷害很多人，他會壞很多事。況且，最親的父母跟骨肉我們都不能全心去愛他們，說能夠去愛眾生，無有是處。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。」

成德觀察到，我們走弘法利生的路走不長久，都是名聞利養的心，都是不肯敦倫盡分，沒有很用心的教孩子，喜歡出去講課。所以諸位同道，你們假如是護持一方的教化，你要請一個老師，不能先看他的口才，要看他有沒有敦倫盡分，要看他修身齊家的功夫怎麼樣，這是對一方大眾負責任。你請的老師不務根本，口才很好，所有的大眾跟他學了都受他影響，都只注重口才的鍛鍊，不會注重修身。不注重修身的人會講出修身的重要性也不大可能，言為心聲，他的心就不重視他怎麼講出來？一切法從心想生。

我們現在看著印祖這些話，我們再不重視他老人家的教誨，這個社會就沒救了，我們現在得趕快珍惜這些聖哲的話，要聽老人言，幸福才會在眼前。而印祖還提醒我們，真佛弟子「於倫常道理，

必須格外認真，盡誼盡分」，盡誼，盡我們的道義，盡我們的本分。「倘於倫常有缺欠，便難以感化同人」，一個學聖教的人於倫常有缺欠，沒有辦法感化他人。不只不能感化，流弊出來了，人家說學了變成這個樣子，家庭變成那樣，聖教不能學。祖師這些話不能等閒視之，要重視起來，必須格外認真，盡誼盡分。印祖又講，「家庭日用云為」，這家庭裡面家庭教育、倫常本分，這是做為成聖成賢的基礎。對修行人來講，「正所謂即俗修真」，我們沒有出家，我們就是在家人，在世俗當中能修出真心來，能真正成就道業。即俗修真，「現居士身而說法」，「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」。

阿難尊者做了七個夢，有一部經就是講阿難尊者做了這七個夢。假如有同道你們有這個資料可以發上來，提供大家參考。其中有一個夢，須彌山在阿難尊者的頭頂上，他托起來不覺得重，世尊說是代表佛法要從你傳下來，所以每一部經最前面「如是我聞」這個「我」就是阿難尊者。我們要知道，每一個聖賢佛菩薩都是來表法、來啟發我們後面的學人，我們要看得懂。就像阿難尊者遇到摩登伽女之難，那代表修道人往後必然男女之欲的考驗不可能沒有，假如不高度警覺，會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不能我們看著阿難尊者的故事，阿難尊者是阿難尊者，我還是我，那樣沒得到啟發。

儒釋道都是藝術化的教學，他用藝術，甚至用雕像，甚至這些故事，都是來啟發我們的。我們進佛門首先是天王殿，四大天王都是表法的。東方持國天王，持國也包含持家在裡面，拿的是琵琶，這琵琶不能太鬆，不然彈不出曲來，就像一個家庭裡面沒有家規就亂套了，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。可是太緊彈斷了，家規太嚴孩子離家出走，甚至於孩子被壓得抑鬱、沒信心。過與不及都不對，《論語》裡面教導我們「過猶不及」。

阿難尊者其中一個夢就是白衣說法，在末法時期，在家人講經

說法對佛法的弘傳很重要。我講到這裡，怎麼沒有看到你們的眼睛發亮？好像講的還是跟你們沒啥關係。孟子說：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？」更重要的，我們要出來弘法利生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我們要修好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包含出來弘法利生的，也是要以修身為本。心正而後身修，怎麼修身？《大學》指導我們，身有所忿懣，不得其正。我們反省一下，昨天有沒有發脾氣？昨天講話有沒有大聲去壓孩子、壓別人？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，修不起來了。身有所憂患，不得其正，人假如常常擔憂未來的事，保證你的小孩也很會緊張。什麼時候在影響小孩？潛移默化，隨時，包含在胎教裡面都在影響。

身有所好樂，不得其正，好樂，諂富驕貧、厭故喜新，孩子都在無形當中受影響，對人的態度不一樣，愛憎心很重，那種喜歡討厭的態度常常都在面對人事物的時候就凸顯出來了。這樣的愛憎心到了團體裡面就麻煩了，他喜歡的人重用，諂媚他的人重用；跟他講真話的，他不高興、排斥，那這個團體就沒有正氣。這不是古代是這樣，現在任何團體只要主事的人有愛憎的心，這個團體鐵定是這個現象，僥倖不得。

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，我們不能去氣這個一把手、領導人。生氣了，他錯是他的事，我生氣是我錯了，一碼歸一碼，不能混在一起。別人錯了，我們就能在那裡發牢騷、在那裡發脾氣，不對。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我們沒有錯，我們才能去護念別人改過。今天你的領導錯了，可是你脾氣不好，你去跟你的領導勸他能接受嗎？他鐵定不能接受，你都幹成這個樣子，你還講我？魏徵為什麼勸唐太宗唐太宗接受？因為魏徵的德行讓唐太宗佩服。「君子信而後諫」，《論語

》都教我們知所先後，他信任你你才好勸。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」，他還不夠信任你，你都給他挑三揀四的，他覺得你是看他不順眼、毀謗他。這些都是人情事理，我們也要體會得到。

身有所好樂，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不得其正，我們現在對未來有沒有擔憂、恐懼？真的能把自己的孩子教好，是自己的心能定得住、能安詳，這一點比去找一個很好的學校更重要，假如以輕重緩急來講。當然找一個好的學校是重要，可是父母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，你把最重要的忽略掉了，其他次重要的也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。師長講，家庭教育是根本，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。你本都沒有，後面的這些殊勝的緣起的作用就有限。我們現在聽經聽多了，得用心聽，這些東西都不能滑過去，滑過去努力一生效果有限。就好像把水都澆在樹葉上，效果有限，要把水澆在根上，把肥料要下在根上。

印祖這些話重要，我們跟大家談到，今天把它告一段落。

我們來觀照一下，前面有十點，自己現在力行得如何？

第一，隨順聖賢老祖宗教誨，不隨順自己煩惱習氣。在哪裡做？在每個念頭，在講每一句話、做每一件事情，我們有沒有力行這一句。

第二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就像我們剛剛學習印祖的教誨，我們就要對敦倫盡分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家庭是這樣，在團體也是這樣。領導有不妥的，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」，我們在盡我們的本分，我們不發牢騷。事實上，一個人在盡忠、盡本分，他福慧都在增長，哪怕他現在的領導不是五倫八德做得很好，但是他盡了本分，很可能他以後的因緣會愈來愈殊勝。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」，跟你的領導沒有關，跟你所遇到的這些人事都沒有關，真正的福慧都在自己的內心。六祖大師講，「何期自性



能生萬法」，我們的智慧福報都是從我們的心生出來的。

第三，真誠恭敬。真誠恭敬不是激動，也是重實質不重形式。我們列的這些觀念態度，它也是相互呼應的，它也不是各自獨立的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所以看哪一句還留在我們的心上，這是實質的。

第四，聖教是內學。不能把責任推到外面去。

第五，主動。我們每一次探討完，可能提到了一些內容、經句，我們不可能每一句都深入去解釋，可是事後我們有沒有主動去深入？任何儒釋道有所成就的，都是主動深入學習的，不是靠別人推。

第六，有決心恆心毅力。

第七，不畫地自限。

第八，只有自己是學生。

第九，用心如鏡。

第十，重視領悟。提升自己的悟性。

今天第十一，慕賢當慕其心（神交古人）。我們想到文天祥先生在「正氣歌」裡面說的，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。了凡先生說：「或夢往聖先賢，提攜接引。」大家有沒有夢到儒釋道的聖賢人？

這一點很重要，所以鬧鐘響了。我們這邊講課比較早，這邊早上五點半開始，小朋友還在休息。

經典所說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證明，所以了凡先生說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，至誠感通，孔子常常夢到周公，感通。我們真的能夠體會到哪個聖哲人的心，有可能那一天就會夢到他。我們有個老師，他發心學《常禮舉要》，他就夢到李炳南老師了。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有一句話講，談到改過，「有從事上改者，有從理上改者，有

從心上改者」，其實學習也有從事上學者，有從理上學者，也有從心上學者。直接學佛的真心，那是禪宗，六祖大師不識字，經也沒聽過，直接悟入本性，只聽了半部《金剛經》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、本自具足、本不動搖、能生萬法，這直接契入真心。禪宗的精神其實對我們學習是重要的，但是我們現在的根性不大適合學禪宗。師長有說，他的三個老師都勸他不能學禪宗，禪宗是接上上根人，那是六祖大師講的。一步登天，那一步沒有登上去，摔下來很嚴重的。但是那個精神我們是可以用在我們學的宗派上，要從心上學。

跟大家舉個例子，在《德育課本》中篇，《德育課本》有四大集，它屬於第二集，每一集又分四個小冊，它是屬於第二大集第二小冊。順序都是依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，孝悌第一冊，忠信第二冊。其中有一篇叫做「忠婢覆酖」，酖是毒酒。有一個很忠誠的婢女的故事，成德簡單跟大家說一下。

有個大夫叫主父，他是衛國人，他到周天子那邊去工作，做了兩年他回到自己的家鄉。結果他的妻子淫亂，對他不忠，跟鄰居私通，就要用毒酒來害他，他的妻子就讓這個婢女拿毒酒給他喝。婢女知道是有毒的，當下考慮怎麼辦，我假如給了，那就把主人給害死了；可是我假如把這個事情說出來，可能我主母（主人的太太）也得死，她都不忍心。人的真心急中生智，她就假裝把酒打翻。主人看到她把酒打翻，這麼小一點事妳都做不好，就拿棍子打她。主母就知道她知道這個事，就想計謀要害死她，要殺她滅口。結果主人的弟弟知道這個情況，趕緊告訴他哥哥，他哥哥就把妻子離異了，然後就要納這個婢女做自己的太太。但是這個婢女堅持拒絕，主人當然也是很感動，就給她找個好人家嫁了。

呂坤，是個大儒，他就分析了這個婢女的行為，這個婢女在這

整個過程當中的心境都是非常可貴、善良的。首先，她不彰自己主母之惡，講人家的惡講不出來，非常厚道，厚也。這一點我在父母、爺爺他們那一輩的都感覺得到，聽到人家在批評，就把話題轉到其他地方去了。甚至於像我母親，聽到朋友在批評自己的先生，我母親就會說，其實妳先生也有哪裡哪裡挺好的（這是我小時候的記憶），然後她的朋友就「對啊對啊」。不彰人之惡，厚也；不忍心看自己的主人被毒害，忠也；假裝酒翻了，智也，急中生智；打她，主人處罰她，覺得她怎麼這點事都做不好，打她打得要命，終不言，不把這個事講出來，貞，很貞烈；然後要娶她為妻她不肯，她不願意居自己主母的那個位置。就是主人錯了，但是在她的心中他們還是主人，她只是盡她的本分，可是她恭敬心還是在。

我們看商湯伐夏桀，夏桀搞得民不聊生，商湯是臣子，他昭告天地，沒有辦法了，弔民伐罪。可是推翻夏朝他也沒有傷害夏桀，把他流放了。夏桀也是太誇張了，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他也沒有反省。夏桀說，早知道我就把他殺了，還是沒有反省。所以這些聖王他們的存心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包含這個婢女，讓她去做女主人她不肯，禮也，她是真正有對主人的恭敬。主人對我好我才恭敬，主人對我不好我不恭敬，這叫利害關係，講條件，不是義。我們成長的環境都是比較功利主義的，我們有沒有受影響？或多或少。我們有時候做一件事情都是先考慮對我有沒有利益，這都要從心源隱微處才觀察得出來。

呂坤這位大儒，他說這個婢女的行為可以做我們讀書人的榜樣。連讀聖賢書的人都要以她為榜樣，更何況是一般的女士，也是應該以她為榜樣。況且她是一個女子，都能做出這樣的德行出來。這個例子，我們慕賢當慕其心，她的忠、她的厚道、她的智慧、她的貞潔，還有她的禮敬。

我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。漢朝，西漢有個漢宣帝，漢宣帝的老師，我一下子名字記不起來，是救過漢宣帝的命，丙吉。有時候一緊張記不起來，就像要去領錢信用卡的號碼忘記了，領不出來，這個時候要多念萬德洪名，可能就可以想起來。丙吉，他是宰相，他救了漢宣帝的命他一字不提，這是真正的忠。為什麼一字不提？他覺得那是他應該做的。所以諸位同道，你假如聽到有個人說我挺孝順的，我敢跟你保證他不夠孝順。有個人跟你說我挺謙虛的，我保證他不謙虛。不炫己長，他是在標榜自己。真正的孝子他只覺得他自己做得還不夠，他怎麼可能去說我很孝順？丙吉都覺得那是我應該做的，做完心裡痕跡都不落。就像孝子侍奉父母，他侍奉得很歡喜、很安心，他不曾記在心上的，都是用真心。就像父母照顧我們他不曾放在心上，有時候跟父母提起來，他說，有這個事嗎？就像左手幫右手，他不曾做記錄，二〇二二年哪一天我幫你擦過藥，你要知道回報我。同體，他不曾去記的。

丙吉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他是國家總理，他出外了，看到有人起衝突可能會傷及生命，結果他看一看沒有去管，走了。過了沒多久看到了一隻牛，結果丙吉趕緊過去充分了解。他旁邊的隨從就說，宰相，人家孔子家裡失火了，孔子知道之後說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首先關心人，沒有去問說我的馬有沒有受傷。可是宰相，人家孔子問人不問馬，你怎麼問牛不問人？這很好，他這個下屬放在心上有問出來，不然放在心裡愈看領導愈怪。君臣之間也是什麼話可以溝通，充分溝通一下。

丙吉就講，人與人衝突我有判斷，當地的官員已經到場在處理，我就不用再插手。大家想一想，哪個村哪個鎮出了一件事情總理來管，當地的官員會不會嚇壞了？做事也是人情事理在裡面。但是為什麼看到一頭牛要充分了解？這個牛假如得了牛瘟，耕作有問題

，百姓吃不上飯，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趕緊得去了解清楚。後來是因為這隻牛不乖，被主人追得太厲害在那裡喘氣。這是慕賢當慕其心，人家丙吉學孔子是學得很到位，雖然做出來是問牛不問人，我們都要體會到。

跟隨師長的學生，沒有用心去觀察他老人家的心境，老人家在修忍辱，他可能覺得老人家懦弱，他就離開，太可惜了。大家要了解，在這個時代，善事常易敗，善人常得謗，要成就一件事不容易。師長老人家就發心學釋迦牟尼佛，結果睡過火車站，多難！兩條路，要不還俗，要不趕經懺。這個時代你做壞事可能還沒人糾正你，做好事挑戰不少。在那麼難的時代，能遇到講義氣的韓館長，願意讓他講經弘法不中斷，這樣已經很難了，你還要去要求韓館長脾氣要小一點，那可能這個緣就不一定保得住。

所以在這個時代你要抓那個最重要的，你不能要求東、要求西，要求到最後很多不錯的機會就走了。這種情況我見了不少，我所認識弘法的人就沒有體會到老法師這一點，結果就對人家護持的人要求太多，挑三揀四，最後離開了，換了三個地方、四個地方，愈換愈沒福報。都說自己是老法師的弟子，可是有沒有觀察到老人家處世待人怎麼考慮的、怎麼存心的。你看師長老人家感恩韓館長，讓學生每一年都要紀念韓館長，念恩，韓館長脾氣多大對待他心裡痕跡都不落，念恩忘怨。這些地方我們都要能觀察到，進而學習他老人家。一切法得成於忍，忍不住情緒、忍不住脾氣，以前所做可能前功盡棄。

我們看下一點，第十二，重實質不重形式。

我們翻到《講要》五百二十四頁。我們這次學習以義理的深入為主，考據的部分，這個字什麼意思可能有好幾家說法，我們就不側重在這裡，我們領會到義理，進而怎麼把它用出來，這是我們這

次學習的重點。

我們看經句：「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為。」詩經過孔子整理有三百多篇，所以講三百是舉其整數。孔子以為，讀了三百多篇詩，應該會辦政治，會辦外交，如果把政事交給他，而他不能通達，派他到國外辦事，在辭令方面（外交辭令），跟人家應對進退，又不能專對，雖然讀的詩很多，又有什麼用？用不出來。有些人讀很多，用出來變紙上談兵。我們都知道，戰國時代秦國跟趙國打仗，結果趙國被坑殺幾十萬士兵，那場戰役非常的慘烈。誰帶兵？趙括。他的父親是大將軍，他讀了很多兵書，趙王重用他，他的母親去勸趙王，你不能有我兒子。知子莫若母，沒辦法，真的是共業，明明母親都勸君王，他還是要用她兒子，結果就真的是敗得很慘，紙上談兵。

孔子這段話也是我們學真的得學通。其實要學通一定是解幫助行，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互相配合，行又幫助解。只有解，《弟子規》提醒我們，「不力行，但學文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，趙括就是紙上談兵，愈來愈傲慢。我相信這時候他幾十萬大軍裡面一定有能人，一定有人勸他，是他不聽，造成這個結果。

因為《詩經》裡面，在「毛詩序」就說到了，「先王以是經」，這個經，我們說經線緯線，經的本來意思就是，要做一件絲織品的衣服，你織豎線叫經、橫線叫緯，現在有經緯度，是這麼來的。這個經字就是治理。你要讓夫妻關係和樂，每一個人都能「成孝敬」，都有孝親尊師的心，「厚人倫」，五倫關係彼此相處都很厚道，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，《詩經》的這種教育都能達到。

尤其《漢書·藝文志》裡面，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」。以前的天子派采詩之官去了解各地現在唱什麼歌，就了解那個地區人的心，了解到那個地方領導者教化的情

況。他唱的歌都很好的，這個地方教化得不錯，唱的歌都是讓人心煩意亂的，那這個地方要調整，可能要派不同的人去治理。

這些地方的詩歌，《詩》分為風、雅、頌三種不同的類型，風就是國風、風氣、風化，還有一個意思叫諷刺，就是暗中提醒。以前的人很厚道，直接講人家的問題他覺得不舒服，他暗示他。我們看《詩經》第一首「關雎」，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。代表這個鳥牠是重情義的，所以提醒人什麼？不能不如鳥，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就暗示人要重賢重德，不能重色。

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。」這就有「關雎」首重夫妻人倫的意義在裡面。百姓們唱的歌很多時候在提醒從政者，言之者無罪，要讓百姓下屬能把心聲說出來，聽之者足戒，要引以為戒。《詩》裡面都有很多一個為政者應該注意的重點，一個讀書人誦《詩》三百，把一個地方交給你治理你治不好，你這些為政不通達，那就白學了。

「使於四方」，你代表國家，「季氏篇」裡面孔子說到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會詩便會言語，用於外交，可以獨自隨機應對，達成使命。「專對」的意義，古註舉莊公十九年《公羊傳》裡面講，「聘禮」，聘禮是諸侯國之間的禮儀，互相拜訪，這是聘禮。國家派了大夫出去，比方齊國的大夫出使楚國，結果楚王就有點炫耀，帶他上了宮殿，進了三重宮殿給他炫耀。齊國的大夫怎麼應對？以前堯帝他辦公的地方只有多高，才幾尺而已，他們就是怕老百姓來建宮殿太辛苦。這麼一講完，楚王馬上就轉話題了。他在那裡炫耀也是有一點要貶低人家齊國，齊國的大夫一舉《詩》裡面這些先王的德行，馬上楚王就不好意思。他能應對進退。在古代記載晏子很厲害，他常常出使，人家要羞辱他，結果他應對得讓別人都下不了台，很會應對進退。我剛剛遣詞用句不對，讓對方生慚愧，不是下不了台。

以前大夫代表國家出去，不會告訴他具體講什麼話，讓他看著辦。他一出去，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，要有這種能力。可能出使之後讓出使的國家更尊重自己的國家，可能還化解了危難，都有可能。像子貢，在歷史當中都有記載，他用外交辭令化解兩國的戰爭，有這種能力。這是這段經文給我們的啟示。

下一句，「林放問禮之本」，是在九十三頁。「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林放請教孔子禮的根本，孔子先以「大哉問」稱讚他，然後解答。古時候的禮有五種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，像結婚是屬於嘉禮，祭祀是吉禮，喪事是凶禮。孔子略舉禮與喪，為林放解答根本之問。

接著李炳南老師說，中國一切學問皆重根本，君子務本。例如酒由水造，水是酒之本。又如百川歸海，河為海之本。故祭祀供酒，祭祀就是要慎終追遠不忘本，只供白水，它就有飲水思源的意義。祭海神則先祭河神。

孔子答覆林放說，禮，與其奢華，寧願節儉。喪，與其和易，寧願哀戚。

《講要》接著說，禮與喪禮對稱，這個禮應該是指喪禮以外的吉、軍、賓、嘉，就是凶禮以外的都在裡面。現在以祭祀吉禮為例。祭祀注重誠心，祭祀的時候很奢侈就失其誠，從儉就沒有這個過失，是用真誠去祭的，可得其本。喪禮，這個易字我們解釋為和易，和順而有條理。就是說舉行喪禮的時候，如此和易，好像都很有條理，不合情理。為什麼？失去了父母內心哀戚，不能再侍奉父母了。我們看真正孝子，父母離去他飯都想不起來吃，不願意吃了，哀戚之情，這才是最自然的流露，不是造作。「與其易也，寧戚」，哀戚可得其本。這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心情自然流露。

因為我們現在又有遇到大乘佛法，所以我們清楚沒有死，我們



有這一層認識，面對父母親人離去更重要的，死生事大，這個身體總會壞，每一個人不可能不面對死亡，死了之後去哪裡最重要。孔子在《易經》裡面講，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。靈魂到哪裡去投胎重要，我們有知道這些重點的，我們就會護持親人往更好的地方去，這個時候可能就要一心正念來護持他，積功累德來護持他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不好意思，又沒有講完，下一次最後兩點我們再一起交流。謝謝大家。